

書名 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堂重刊本  
撰者 明 胡廣等 奉敕撰  
卷 卷六十九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性理- 明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編號 C4524700

# 卷六十九

## 新刊性理大全第一卷

### 極圖

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姓周氏名厚實字  
叔後避英宗准名改得頤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得亭  
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如慈務道理  
作太極圖通書易兩數篇篇襟懷淵澹雅有高趣尤崇佳山  
廬山之麓有溪為先生濯澗而祭之因寓以濂溪之稱而築  
堂於其上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  
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第證其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  
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御公志  
好學論等章則可見矣滿清逸誌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  
大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書首無疑也然先生  
以抄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  
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  
亦復不知有所統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宋內翰宏  
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神效穆脩而采而王季胡氏作  
以為先生非正為神穆之學者此持其學之一師耳非其  
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安非  
以竊管疑之及得說文攷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用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52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堂重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福善而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寄之司牧使之有以補助其禍福之

所不及然則為人君者可不謹執其柄而務有以奉承之哉集賢

既舉元凱必放共與元凱謂八元  
共與謂共工驩兜注見前卷

性理大全卷十八

新刊性理大全第六十九卷

治道四

王霸

程子曰得之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  
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  
行無復回曲謂崎嶇及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  
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  
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  
下者必先立其志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  
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為玉也  
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耻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况

治天  
下者  
必先  
立志

下於霸者哉。王者奉若天道動無非天者故稱天王命則天命也討則天討也蓋天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持天下者霸道也  
涑水司馬氏曰合天下而君之之謂主王者必立三公二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霸一公處乎內皆王官也周衰二霸之職廢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天子天子因命之為侯伯修舊職也伯之語轉而為霸霸之名是與

問如管仲之小使孔子待志行乎天下還用之否龜山楊氏曰管仲高才自應廢但綱紀法度不出自他儘有用處曰若不使他自為不肯退聽時如何曰如此則聖人廢之不問其才又曰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亦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包茅不貢其言則是若其意言為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耳

王道本於誠意

王者純用公道

尊齊而不尊周管仲亦莫之詰也若實尊周專封之事件豈宜為之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為之也又曰自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為見他不破近世儒者如荆公雖知卑管仲其實亦誠他未盡况於餘人人若知王良羞與嬖奚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曰管仲只為行詐故與王者別合者純用公道而已實之以包茅不貢左傳曰齊桓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征楚人對曰貢之不供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楚不勤王左傳楚不勤王注勤納也○問或謂衛於王室為近懿公為狄所滅齊桓公攘我狄而封之當是時夷狄橫而中國微桓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為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亂胡羯猖獗於中原當是時只為無一管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信難及也曰若以

規模  
自別

後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觀之則不可以為大也今人  
只為見管仲有此故莫敢輕議不知孔孟有為規模自別見得孔  
孟作處則管仲自小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  
薇以下治外雖有夷狄安得遽至中原乎如小雅盡廢則政事所  
以自治者俱亡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國安得而不微方是時縱  
能救之於上亂使中國之人不至被髮左衽蓋猶賢乎周衰之  
列國耳何足道哉女孟子所以敢輕鄙之者蓋以非王道不行故  
也曰然則孔子何為深取之曰聖人之於人雖有毫末之善必錄  
之而况於仲乎若使孔子得君如管仲則管仲之事蓋不暇為矣

集覽

按史謂衛懿公名赤惠公之子好鶴鶴有乘  
軒者及狄人伐衛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上實有祿位  
余焉能戰衛師敗績殺懿公事見春秋魯閔二年  
宋書何敬容傳晉太隲尚衣虛使中原論於胡羯注胡虜戎謂

也說文云獨羊殺猪也以為虜之別號也披吳漢傳注謂本匈奴  
別部分散居上黨武鄉潞室因號胡羯此總謂戎狄不特指羯也

問管仲之功孔子與之其曰如其仁何也和靖尹氏曰如似也與其  
功而不與其仁問何故不與其仁曰只為大本錯了問如何是大  
本錯曰且如初相子糾其錯亦大矣問如何是錯曰觀春秋所書  
莊公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九月齊人取子糾殺  
之可見也管仲力高豈可補過但只是忍耻能就其功故孔子與  
其功也其於仁也何有若夫舍王道而行霸道以富國強兵為本  
則更不待論也如青包之不入昭王不返亦謂假仁以行其霸蓋  
子雖說久假而不歸然怎生謂之假豈能久而不歸若到得不歸  
處時只是假之以成功也然桓公尚在五霸中為盛者也子思子責  
管仲功烈如此其卑者以其不能行王道以至於仁也孔子謂九

合諸侯一正天下者以其功也孔子之意則同舍此皆穿鑿也問  
孔門羞稱五霸何也曰七十子之徒皆未必能作得管仲之功然  
所以羞稱者只爲錯了大本不知學者也學者不可不知此也  
五峰胡氏曰三王正名興利者也故其利大而流長五霸假名爭利  
者也故其利小而流近

豫章羅氏曰王者富民霸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亦曰晉  
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嚴民反至於奢武  
帝行霸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國反至於耗

辨明之

南軒張氏曰學者要須先明王霸之辯而後可論治體王霸之辯莫  
明於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無所爲而爲之霸者則莫非有爲而  
然也無所爲者天理義之公也有所爲者人欲利之私也考左氏

所載齊桓晉文之事其間豈無可喜者要莫非有所爲而然考其  
迹而其心術之所存固不可掩也

問王霸如何分別濟室陳氏曰司馬溫公無王霸之辯要之源頭只  
是王霸兩字以其爲天下王故謂之王以其爲方伯故謂之霸以  
王天下言之謂之王猶曰之爲霸也未見其美玉珉珠之辨後來  
制字有不備故制字有霸字王字只是王字點發爲之然伯字  
亦無詐力之義故言三王以其王天下也言五霸以其霸諸侯也  
自其有三王之至公有五霸之智力而後有王霸是非誠偽之分  
故今之言王霸之分者當以孟子德行仁力假仁爲正

西山真氏曰義信禮爲國之本不可一日離古之王者動必由之非  
有所爲而爲之也子犯之爲晉文公謀必曰示之義示之信示之

禮則皆有爲而爲之矣王霸純粹之異其不以此哉

### 田賦

或問井田今可行不程子曰豈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看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問古者有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可家有八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調揀之義故亦可足○又嘗與張子厚論井地曰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算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坵不官只觀四標望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

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四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又曰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正論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怨怒方可行

蓋田呂氏曰古之取民貢助徹三法而已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是爲貢一井之地八家八家皆私自畝同治公田百畝是爲助不爲公田俟歲之成通以什一之法助于百畝是爲徹

仁心  
立政  
之本  
聖人  
均田  
要法

龜山楊氏曰先王為比閭族黨州鄉以立軍政居則為力耕之農出則為敵愾之士蓋常是時天下無不受田之夫故均無貧焉而人知食力而已游惰奴凶不軌之民無所容於其間也

五峰胡氏曰仁心立政之本也均田為政之先也田里不均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矣井田者聖人均田之要法也息意懸屬奸宄不容少而不散多不亂農賦既定軍制亦明矣三王之所以王者以其能均天下之田里政立仁施雖匹夫匹婦一衣一食如解衣衣之如推食食之其於萬物誠有調燮之法以佐贊乾坤化育之功

華陽范氏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

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歛重而力役繁也為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以省益亦反其本矣昔哀公以年飢用不足問於有若有若曰益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必徹而後可也後之為治者三代之制雖未能復唯省其力役薄其賦歛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問橫渠謂世之病井田難行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不審井議之行於今果何如朱子曰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

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有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好若平世則誠為難行集覽書每於人家見篇一覽即記尤好考述屬帝時遷秘書監持中時政移曹氏悅申鑒五篇奏之又依左傳射刪漢書為帝紀三十篇

東萊呂氏曰孔子言王道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言王道須說百畝之田八口之家及材木不可勝用之類何故須說許多以此見得春秋時井田尚在戰國時已自大故廢須要八整頓如史記說決裂阡陌以靜天下之業又以此見得井田亦不易廢

理財

龜山楊氏曰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為出故以九賦斂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處所謂均節也取之有藝用之

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以致其用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

當理而已集覽九賦斂之張美和曰按周禮九賦者言在上之人賦和甸之賦家削之賦邦縣之賦邦都之賦閔市之賦山澤之賦幣餘之賦九式均節之賦美和曰按周禮九式者言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也謂祭祀賓客喪荒蓋服工事幣布芻秣匪頒好用是也

○周官泉府之官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間以其價買之物獨而書之以待不時

而買者夫物貨之有無民用之贏之常相因而至也不售者有以斂之蓋將使行者無滯貨非以其賤故買之也不時買者有以待之蓋將使居者無滯用非以其貴故賣之蓋所以阜通貨賄也此

商賈所以願感於王之市而有無贏之皆濟矣集覽泉府之官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也

○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以道用之有節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



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斂之其取之可謂有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如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類是也邦之大用內府待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有司不得而侵紊之也冢宰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工事芻秣之微匪頒好用皆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之也所謂惟王及后世子亦會特膳服之類而已有不如式雖有司不會冢宰得以式論之矣集覽九職任之周禮大宰以九職任萬民謂三農園圃虞衡牧百工商賈備婦臣○什一天下之中制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取其不當取則利即義矣故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則義利初無二致焉

朱子曰古者荒歲不鑄錢周禮所謂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既可因此以養飢民又可以權物之重輕蓋古人錢闕方鑄錢以

益之

節儉

程子曰仁宗一日問折米折幾分曰折八分怪其太甚也有旨只令折五分次世進偶覺歲府痛曰習使然也却令如舊又一日思生荔枝有司言已甚蓋近侍曰有鬻者請買之上曰不可令買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日夜中甚飢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令次取之後必常備日殺三羊暴殄無窮竟夕不食

元城劉氏曰仁宗恭儉出於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日也易所謂有始有卒者世以明皇初節儉後奢侈疑相去遼絕此說非也此正

是一箇見識耳夫錦綉珠玉世之所有也已不好之則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必於前殿是欲人知之此好名之弊也夫焚燬不出於天性而出於好名好名之心衰則其奢侈必其此必至之理也故當時識者見其焚珠玉知其必有未年之弊若仁宗則不然若非大臣問疾則無由見其黃純被漆唾壺集覽錦綉珠玉世之所有通鑑唐玄宗開元三年上以見浴後弊制乘輿服御金鋪器玩令有司消毀以供軍用之用其珠玉錦綉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得服勅百官所服帶之酒器御器三品以上應節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餘皆禁之婦人從其夫子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綉等物兩京織染坊

五峰胡氏曰上侈靡而細民皆衣帛食肉此飢寒之所由生盜賊之所由作也天下如是上不知禁又益其焉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朱子曰元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

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東萊呂氏曰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米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無墨此言貴者方得肉食也比之後人簡約甚矣

魯齋許氏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天地間為人為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大物得罪於天

賑恤

元城劉氏曰昔堯有九年之水湯遇七年之旱而國無消瘵之民者

蓋備之有素而已集覽堯有九年之水按史記堯立七十年有九

旱史記湯時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者

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爪斷髮素事白馬身膺白

茅以身為犧性禱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

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包直行與諛天昌與言未已大雨方數千

里○聖王為國必有九年之蓄故雖遇旱乾水溢之災民無菜色

今歲一不登人且狼狽若有司不度事勢拘執故常必俟春夏之

交方行祈禱之理民已艱食旋為賑貸之計所謂大寒而後索衣

裘亦無及矣集覽天寒而後索衣裘錫子寡見篇

云大寒而後索衣裘亦不晚乎

龜山楊氏曰先王之時三年耕有一年之積故凶年飢歲民免於死

亡以其豫備故也不知為政乃欲資其人而取其資以為賑飢之

術正孟子所謂雖得禽獸若丘陵弗為也

朱子曰天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

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飢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

漢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救荒之致蠲除賑貸固

當汲汲於其始而撫仔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傷人大病之

人方其始時湯劑發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

之間所以將護節宣少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以

不深畏也○自古救方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

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餓時理會更有何策○或說救荒賑濟

之意固善而取出之數不節不可黃直卿云制度雖只是這箇制

有不及事之患曰然。嘗謂為政者當順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於凶荒之餘，縱饒措置得善，所惠者淺，終不濟事。賑飢無奇策，不如講求水利，到賑濟時成其事。

象山陸氏曰：社倉固為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又為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歲闕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糶一倉，豐時糶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以

糶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折所糶為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

倉之匱實為長利也。隼覽社倉按宋鑑孝宗乾道中崇安縣大飢朱文公請於郡得粟六百石以賑給之

冬成民償粟于官，因乞留里中，乃以所貸米就五夫等里立社倉，夏貸冬收，以為常規。文公自作記，加請頒其法於天下。

### 禎異

程子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也。故春秋災

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得其理。是以所言多失。或問鳳鳥不

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

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修德，斯無

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譬

如盛冬時發出一花，相似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常理也。然出不

以時，則是異也。如麟是太平和氣所生，然後世有以麟駕車者，却

是怪也。譬如水中物生於陸，陸中物生於水，豈非異乎？又問：漢文

多災異，漢宣多祥瑞，可也。曰：且譬如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至

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至白者易污，此是一理也。

詩中幽王大惡為小惡，宣王小惡為大惡，此是一理。又問：日食有

常數，何治世少而亂世多？且人事乎？曰：理會此到極處，然燭理明

也天人之際甚微宜更思索曰莫是天數人事看那邊勝否曰似之是未易言也又問魚躍于王舟火復于王屋流為魚之否曰

魚與火則不可知若兆朕之先應亦有之集覽魚躍于王舟火復

記周武王東觀其至于盟津白魚入王舟中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声鳧○或問

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寃之所致邪曰國人寃固是然一人之

意自足以感動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姑而雨

是眾人寃釋否曰固是眾人寃釋然孝婦寃亦釋也其人雖亡然

寃之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能釋婦寃而致雨也集覽東海殺

早漢書東海郡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不肯後姑

經死姑女告婦殺之吏捕姑驗治獄成于公以為寃太守不聽竟

殺孝婦即中枯旱三年後太守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各當在是守祭孝婦塚天乃大雨後人立廟而祭焉

五峰胡氏曰變異見於天者理極而通數窮而更勢盡而反氣感

而息興者將廢成者將敗人君者天命之主所宜盡心也德動於

氣言者成凶者敗大者興小者廢夫豈有心於彼此哉謂之譴告

者人君觀是宜以自省也若以天命為怙遇災不懼肆淫心而出

暴政未有不亡者也

朱子曰商中宗時有桑穀並生于朝一莫大拱中宗能用巫咸之言

恐懼修德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享國長久至于七十有五年高

宗祭于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能用祖已之言克正

厥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至于五十有九年古之聖

王遇災而懼修德正事故能變災為祥其效如此集覽桑谷並生

大拱史記大戊之世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一拱相之

巫咸為左伊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與大戊於是修先王

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桑枯穀死三年必方

重譯至者七十六國殷道復興享國七十五年疏曰中宗高宗祭

聖德  
修德  
正事

于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鳴史記商王武丁祭成湯有飛雉  
升鼎耳而鳴祖已訓諸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高宗從之不  
寧嘉靖收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三年蚩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  
國自是章服多用翟羽既而伐荆楚伐鬼方僭亂既夷道復興  
享國五十有九年  
年號曰高宗

象山陸氏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尋京房翼奉  
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於當時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  
者為其著事應之說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為後王戒而君子  
有取焉者為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  
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勿焉而不懼孔子於春秋著災異  
不著事應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集覽  
長平陵人好洪範災異凡天文月令陰陽之事罔不精究程房進  
辟為吏哀帝時王根為為待詔黃門但遇休咎對奏屢驗遷黃門  
待即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為爵即封使護可是其後以白夏  
賀良等陳說漢曆中衰當更受命耳言亡驗賀良等伏誅尋咸死

徒慙煌即翼奉按漢書奉東海下和人少篤學不仕治齊詩尤精  
律曆陰陽之書元帝初以諸儒薦徵召詔官者署數言事宴見  
子為為上封事必採究經史窮極陰陽官至博士諫議大夫

西山真氏曰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安顧人主應之  
者如何耳

魯齋許氏曰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故之當時大象  
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  
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  
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民樂  
業移苦許之風為醇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業猶與  
偉與未見其比也秦之善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瘼滅戶  
不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為務其心也

不以已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其樂也不以已之憂為  
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今年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  
下詔減租稅也慮民用之或乏艱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  
也○或問天變曰胡氏一說好如父母嗔怒或是子婦有所觸瀆  
而怒亦有父母別生煩惱時為子者皆道恐懼修省此言殊有理

論兵

正為程子曰兵以正為本動眾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則民不從而怨敵生  
亂亡之道也是以聖主重焉東征西怨義正故也又曰行師之道  
以節令節制行師無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  
也○用兵以能聚散為上○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  
旋量方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今內外之道若遊騎大遠則利

歸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符堅一敗便不才

支持無本故也○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

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挺以撻秦楚之兵矣○韓信多多益

辨分數明而已韓信多多益辨通鑑漢高帝六年上嘗從容

何信曰陛下不過將十萬上曰與若何如曰臣多多益辨上笑曰

多多益辨何以為我禽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為

謂天授非人力也○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

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匪

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集覽軍中夜

堅卧不起漢書景帝二年吳楚反拜周亞夫為太尉東擊之至荊  
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堅壁不出而使輕騎絕吳楚後食  
道吳楚兵乏糧救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相攻擊擾亂於帳下  
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  
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迺引○善兵者有一萬人未必死彼

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一萬人古者以小擊衆而取勝者多矣  
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  
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  
數千人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玄纔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  
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是有相殘至如聞風  
聲鶴唳皆以為晉軍之至則是自相蹂也譬之一人軀軀極大一  
八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為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  
矣集覽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漢書獻帝建  
安四年袁紹據冀州簡精兵十萬騎一萬欲攻許都祖逖諫  
曰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奉兵南向於義則虛竊為公懼之紹  
不聽操紹相拒於官渡襲破紹軍大潰之人王奔百萬之衆而光武  
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漢書文  
帝更始元年將軍劉秀徇昆陽定陵皆下之莽遣王邑王尋大  
發兵平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為壘尉犍豹犀象之屬以助其勢  
師百餘萬旌旗千里不絕諸將見之盛皆走入昆陽欲散去秀至

五九

鄭定陵悉發諸營兵自將步騎千餘人為前鋒尋邑遣兵數千  
秀奔之斬首數千級諸將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  
甚可怪也尋邑兵却諸部其乘之陣如逐前無不一當百矣  
死者三千人衝其中堅尋邑陣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邑  
中守者亦鼓譟出中外合勢呼聲動天如注虎豹皆服溺死者萬數  
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虎豹皆服溺死者萬數  
關中聞之震心海內豪傑響應皆殺莽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  
旬月遍天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玄纔八萬人一麾而亂晉書大  
武帝大元八年秦王堅遣兵分道寇晉陷諸郡執襄陽刺史朱序  
以歸已而議大舉或謂晉有長江之險堅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河  
可斷其流時中外皆諫惟慕容垂姚萇乘其寡勸之南伐堅遂  
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晉以謝石為征討大都督謝  
玄為前鋒都督督衆八萬拒之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趨路間直度  
水擊秦前鋒梁成斬之石等水陸繼進堅登壽陽城望見晉兵部  
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為晉兵無然有恨色秦逼肥肥  
水而陣玄使人謂曰移陣小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可乎堅欲  
所晉兵半渡蹙之晉兵使却秦兵退不可復止朱序在陣後呼曰  
秦兵敗矣遂潰玄等乘勝追擊秦兵大敗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  
為晉兵至堅○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  
於古則有兵重其車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



國又不遠敵着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一石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夫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之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耳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龜山楊氏曰自黃帝立立乘之法以寓軍政歷世因之未之自改也至周爲尤詳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爲伍兩軍師之制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一律也天子無事歲三田以供祭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執路鼓親臨之教以坐作進退有不用命者則刑戮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鄉之兵出則無不勝以其威令素行故也丘井之廢久矣兵農

聖人著述爲後世法

可以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甲之以卒伍之令督之以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用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不修雖有百萬之師如蒼蠅子不可用也傳曰秦之銳士不可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其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之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爲後世法也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韓信用兵在楚漢之間則善

諸葛亮李靖知

矣方之五霸自己不及以無節制故也如信之軍修武高祖其  
卧内奪之即易置諸將信尚未知此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信  
用兵能以術驅人使自為戰當時亦無有以節制之兵當之者故  
信數得以取勝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  
世惟諸葛亮李靖為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  
壘不覺歎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為得法制之意而不務捷倖  
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之末莫不有節  
若平時不學一日緩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御眾戰陣  
營壘之事不可不講集覽李靖按唐鑑靖三原人姿貌魁奇通書  
史善孫吳兵法以隋大業末為馬邑丞后  
歸唐以平王世充及破突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貞觀  
觀中出將入相封衛國公卒諡景武圖形像凌烟閣○或問今之  
為將帥者不必用祖詠固是奈其武人之有智略者莫非祖詠

之流若無祖詠如何使人曰君子之所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怛  
則人自感動曰至誠惻怛可也然今之置帥朝除暮易若以至誠  
為務須是積又上下相詰其効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  
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且其在又如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  
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為之精明此持其號令各有體耳集覽  
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通鑑唐肅宗乾平二年郭子儀守河陽魚  
朝恩惡之因其敗知之於上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之士  
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號之曰我畿中使耳未行也因羅  
馬而去光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  
旌旗精彩皆變之

華陽范氏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尊尊而告教之至于再至  
三告之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

朱子曰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內

外相維緩急相制。○本強則精神折衝不強則招殃致凶。○法  
以能分合為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兵之勝  
負全在勇怯又曰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  
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斯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  
軍相拄一邊立得脚住不退即贏矣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書  
戰聽金鼓夜戰看火候嘗疑夜間不解戰蓋只是設火候防備敵  
來劫寨之屬古人屯營其中盡如井形於巷道十字處置火候如  
有間諜一處舉火則盡舉更走不得。○管仲內政士鄉十五乃戰  
士也所以教之孝弟忠信尊君親上之義夫子曰以不教民戰是  
謂棄之故雖伯者之道亦必如此。○五代時兵甚驕矣周世宗高  
平一戰既敗却忽然誅不用命者七十餘人三軍大振遂復會戰

而克之凡事都要入有志集覽世宗高平一戰既敗却忽然誅不用命者七十餘人三軍大振遂復會戰

復合戰而克之通鑑周世宗顯德元年北漢主以契丹兵擊周七  
主自將禦之于高平北漢兵知周主重其遁去取諸軍亟進後軍  
未至衆心危懼而周主志氣益銳合戰未幾周右軍將樊愛能何  
徽先遁右軍遺步軍千餘解甲降周主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  
石督戰宿衛將趙匡胤曰主危如此吾鬪何得不致死又謂禁兵  
將張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公引兵乘高四出為左翼我為右翼  
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求德從之各將一千人進戰匡胤身  
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大敗揚袞不敢  
救北漢主晝夜北走僅得入晉陽周王收樊愛能何徽及所部軍  
使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  
耳來斬之自是驕將情卒始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  
所知恨不行姑息之政矣

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同甘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  
恩而後報也曰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

陣者定也八陣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齊然遇敵次列便已成  
正軍矣集覽八陣圖中有奇正通鑑漢後主建興初諸葛亮自推  
演兵法作八陣圖注慈湖王氏曰武侯八陣圖中

武侯八陣圖中

一在河陽之高平舊壘一在廣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亭南  
注離水上其法六十四陣天衝十六陣居兩端地衝十二陣居  
明天前衝四陣居右後衝四陣居左地前衝六陣居前後六陣  
居後風八陣附天雲八陣附地合為八陣天衝并前衝六陣  
陣合風八陣為三十二陽地衝并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為  
三十二陰遊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凡行軍結陣合戰設  
疑補闕全在遊兵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鳳為蛇蟠兵家光陰以右  
為前又風從虎上與蛇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後衝為飛龍  
雲為鳥翔兵家後陽以左為後又雲從龍上與鳥皆陽類同位東  
南也天地風雲為四正以龍虎鳥蛇為四奇所謂八陣也每以  
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守中外有輕重之數○或問  
摧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或問  
史記所書高祖垓下之戰李通以為正合八陣之法曰此亦後人  
好奇之論夫凡有兵須有陣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關只交作一  
團又只排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部伍行陣各有條理方得合且  
以數人相撰言之亦須擺布得所而後相角今人但見史記所書  
甚詳漢書則略之便以司馬遷為兵法班固為不曉此皆好奇

之論不知班固以為行陣乃用兵之常故略之從省文爾看古來  
許多陣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倣古兵法不  
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圓  
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槩論也又曰常見老將說  
大要臨陣又在番休迺上分一軍為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  
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  
人往代第三替人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困  
乏隼覽高祖垓下之戰通鑑漢高帝五年王追項羽至固陵韓信  
彭越期不至張良勸王以楚地梁地許兩人王從之此言引  
其來時亦會羽至垓下兵少食盡信等乘之羽敗入壁圍之數  
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何楚人多也  
起飲帳中命虞美人起舞悲歌慷慨泣數行下其歌曰夜山兮  
氣盡世時不利兮驍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驍  
者羽平日所乘駿馬也左右皆泣莫敢仰視羽乃夜從八百騎  
潰圍南出失道陷大澤中漢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羽

之術  
將帥  
徵擇

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今卒因此此天亡我力  
戰之罪今日固决死願為諸君决戰必殲園斬將令諸君知之皆  
如我言於是欲東渡烏江亭長鱸舫待日江東雖小亦足以頂  
急渡羽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受綴江東  
父兄隣而王我上河面日復見獨不  
愧於心寧乃自刎而死楚地悉定 ○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

事之時欲識得將須是具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集覽

蕭何識韓信通鑑漢元年初韓信仗劍從項梁渡淮及梁敗死又  
數以策干項羽不用亡歸漢未知名坐法當斬其輩皆已斬次至  
信上仰視適見勝公曰上不欲取天下乎何為斬士勝公奇其  
言壯其貌釋不斬與語說之言於王王亦未之奇也言數與蕭何  
語何大  
奇之

南軒張氏曰君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當究况於兵者世之興廢生

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講式夫兵政之本在於仁義其為教  
根乎三綱然至於法度紀律機謀權變其條不可紊其端為無窮  
非素攻索為能極其用一有所未及則於酬酢之際其失將有間

不容毫髮有可不畏哉

東萊呂氏曰後世用兵者以為黃石公一書無與此者不知黃石公

未出之前三代之兵舉而無敵於天下其書何在黃石公有一

秘法在人間人自不識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此道唯仁一字爾

西山真氏曰古之用武者不急於治兵而急於擇將將之勇怯其實

係焉故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昔人未嘗不用民兵

也然既募之後則有絕律焉馬遂之練成精卒是也方募之始則

有差擇焉馬隆之立標揀試是也集覽

沉勇多等李抱玉守鳳翔表為隴州刺史從抱玉入朝代宗雅聞  
其才授尚州刺史未幾遷河東節度使大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  
單遂募斯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代數月皆時  
思立大功封北平即士卒盜莊武圖形凌烟閣馬隆之立標揀試  
後晉書隆東平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秦始中將與伐吳人詔  
選良將兖州舉隆才堪良將稍迂司馬督及涼州反拜為武威

守隘募限腰引弩二十六鈞弓四鈞立標揀試得三千餘人西  
溫水悉披犀甲轉戰千里羌戎遂平太熙初封奉高侯加授  
於尉積十餘  
年厥振龍石

鶴中魏氏曰余少讀書於三卦制作之象易所謂門折以待暴客  
弧矢以威天下每嘆風氣既開人情易動雖黃帝堯舜有不容不  
先事而為慮者及觀古制之詳莫備於周有井牧之田有伍兩之  
兵有溝樹之固有郊關之限有巡警之警有靈檮之守不得已  
而用民也則鄉遂三邑三等采地以次召發不止則諸侯又不止  
也則有邊境出之法乃知古人雖以禮義廉耻為域民固國之  
道然未嘗不設險用師以輔之也

### 論刑

龜山楊氏曰文帝之去肉刑其用意善也夫紂作炮烙之刑其意

仁心  
養其  
得以  
入主

至於剝剔孕婦則雖秦之用刑不悅公是矣而商之頑民亦非素  
教不聞周繼之而廢肉刑也豈武王周公皆忍人哉若文帝之承  
秦蓋亦務為厚養而素教之耳不思所以教養之而去肉刑是亦  
圖其末也則王通謂其傷於義恐未為過論及未廢之已久而崔  
鄭之徒乃驟議復之則其不知本末也其矣集覽  
紂作炮烙之刑  
按史記商王受  
寵信其妃妲己以酒為池獸肉為林以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  
多叛之紂乃重刑辟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火之上有罪者緣  
之入滑跌墜火中與妲己觀之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注置肉於火  
曰炮以火灼肉曰烙剝剔孕婦周書大誓篇剝剔孕婦注剝剔割  
剝也皇甫謐曰紂割  
此于妻以視其胎 ○或曰特旨乃人君威福之權不可無也曰  
不然古者用刑王三宥之若按法定罪而不敢赦則在司夫惟  
有言守法而不移故人主得以養其仁心今也法不應言而人主  
必以特旨誅之是有司之法不必守而使人主失仁心矣 ○凡論

天子以好生為德

特肯曰此非先王之道先王只是好生故書曰好生之德治民  
心為天子豈應以殺人為已任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  
故曰國人殺之也謂國人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不得已  
也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  
告于王王三宥然後致刑天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  
公天子以好生為德有司以執法為公則刑不濫矣若罪不當刑  
而天子必刑之寧寬於濫乎然此事其漸有因非獨人主之過使  
法官得其人則此弊可去矣舜為天子若瞽瞍殺人臯陶得而執  
之舜猶不能禁也且法者天下之公豈獨一人之意嘗怪張釋  
之論渭橋犯蹕事謂宜罰金文帝怒特之對曰法者天子所與天  
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此說甚好然而且

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以謂為公世人主開殺人之端者必此  
言也天既曰法天子與天下公共則罪者天子必付之有司安  
得擅殺使當時可使人誅之今雖下廷尉越法而誅之亦可也  
集覽王三宥也後致刑記文王世手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論  
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  
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注云君每  
言宥則答之以至於三罪定不復吞走往刑之為君之恩無已也  
張澤之論渭橋犯蹕事通鑑漢文帝三年張釋之為廷尉士行出  
中水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  
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  
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  
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  
察之上良又曰廷尉之言是也

五峰胡氏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以無耻也死刑重則難悔是絕  
民自新之路也生刑死刑輕重不相懸然後民知所避而風化一

與矣

豫章羅氏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

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

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衮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衮有獲者被庸人

哉天下後世典獄之官當以有功為法以衮為戒唐衮有功按

東海人武后時為司刑卿累斷大獄全活者甚眾起居舍人盧若

虛曰當雷震之震能全仁如千載未見其侍常衮披唐繼衮京兆

人性兇暴文采瞻尉初為中書舍人代宗朝與楊綰

同執政後為福建觀察使設置御史校閱人由是知李

朱子曰昔者帝守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為司徒之官教以

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慮其

教之或不從也則命臯陶作士明五刑以弼五教而期於無刑焉

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為

之教以明之為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

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之王者之制則亦有之

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

然後輕重之尺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

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

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

意亦為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

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

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為事

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

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以舜命臯陶之



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王法而已鞭朴以下官府季校隨書也  
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言一於宥  
而無刑設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  
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猶冤抱痛  
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為空言以誤後世也  
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持以為治然以刑弼牧禁  
民為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  
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  
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強暴賍盜之類者苟采陳群之議  
一以宮刑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為亂  
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

况君子得志而有為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  
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為當然而孰視其爭在

相殺於前也陳群之議按三國志字長文穎川人紀之  
初仕漢為治書侍御史入魏為御史中丞累官司空錄尚書事初

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平斯事乎群對  
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答本與仁側而死者更衆所謂  
名輕而實重也各輕而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  
至於傷人或殘毀其軀而截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  
下蠶室盜者刑其足則亦無淫於穿窬之奸矣三千之屬未可悉  
復也斯數者宜先施用時鍾繇與  
群議同太祖以軍事未罷故寢  
○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

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為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  
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今人說輕

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為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  
殺八者人多為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為無辜是知為盜賊而

不向良民地也。若如飢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有其輕重大小，而處之。○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者，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只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令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入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為惡爾。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為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為可出之塗，以俟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之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令賊者耳。何欽恤之有？罪之疑

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為然耳。非謂凡罪地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

南軒張氏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與利為市，固所不論，而或矜智巧以為聰明，持姑息以惠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矣。無是數者之患，則罰嚴於事而深存哀矜，勿喜之意，其度矣乎？在上者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喜怒好惡一毫先之，聽獄之成而審度其隱於吾心，竭忠愛之誠，明教化之端，以期無訟為本，則非惟可以臻政平訟理之效，而收輯人心，感召和氣，其於邦本所裨，豈

濠也哉

象山氏曰欲訟惟得情為難唐虞之朝惟皋陶見道其月君聖所  
 宗舜乃使之為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武敬爾田獄意象亦曰君  
 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賁乃山下有火火為至明然猶言無敢折  
 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陸離在上則曰利用獄曹離在下則  
 曰折獄致刑蓋貴其明也。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天哉  
 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  
 善觀太舜孔一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近時之  
 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為容奸度隱之  
 地殆所謂以不禁奸邪為寬大縱釋一罪為不苛者也罪疑惟輕  
 罪而有疑固宜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

大舜  
孔子  
見仁  
之笑

輕為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  
 使在趨走使令之間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  
 貪黷發兌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有為於其所不可  
 失而失之於上所不可宥而宥之則為傷善為長惡為悖理為不  
 順天殆非先王之政也

夷狄

或問蠻狄猶夏處之若何而後宜程子曰諸侯方伯明大義以攘却  
 之義也其餘列國謹固封疆可也若與之和好必有免侵暴則亂  
 華之道也是故春秋謹華夷之辯

春秋  
謹華  
夷之  
辨

元城劉氏曰中國與夷狄為隣正如富人與貧人隣在待之以禮結  
 之以恩高其牆垣威以刑法待之以禮則國家每有使命往來有

立正條貫禮數束縛之也結之以息則歲時皆以遺餘之物  
之也高其牆垣則平日講和而不失邊備也威以刑法待  
邊然後當用兵也

龜山楊氏曰邊事之興多出於饑饉功幸利之人黷武玩寇不以朝  
廷大計為念視生靈荼毒若非已事情不以為戚夫蠻獠得獮自  
古然也緩之則豺噬豕勇子紀而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  
以自匿蓋其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息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  
薙而獸獮之以求有功一有矢律則敗衄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  
吏之大弊也○觀戰國用兵中原之戰心若今之用兵禦夷狄耳  
力可以戰則戰勢利於守則守來則守之去則勿追則邊鄙自然  
無事蓋夷狄之戰與中原之戰異○狄難與較曲直是非惟

耳但以禽獸待之可也以禽獸待之如前所為是矣

五峰胡氏曰中原無中原之道然後夷狄入中原也中原復行中原  
之道則夷狄歸其地矣○制井田所以制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  
畿也王畿安則萬國親附所以保衛中夏禁禦四夷也先王建  
萬國親諸侯高城深池徧天下四夷雖虎狼貪食安得肆其欲而  
逞其志乎此三王為萬世慮御四夷之上策也王公設險以守其  
國孔子之所以書於晉坎之豕也城郭溝池以為固孔子之所以

答言偃之問也

朱子曰魯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  
勿去邪勿疑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以天  
保以上治內米微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其後中微小雅

三王御四夷上策

聖王  
制御  
夷狄  
之道

書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側身修行任賢使能內政  
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燦然復興其嘗以是觀之然後知古之聖王  
所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疆而在乎德業其德不在乎  
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蓋決然矣  
西山真氏曰為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昔  
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于晉其勢亟矣一聞齊之封內  
盡東其畋之言雖值軍之餘不肯苟從以紓一日之禍蓋敵國之  
相與有以折其謀則為和也易有以啟其媾則為和也難况戎狄  
豺狼變詐百出又非可以中國常理待之乎○中國有道夷狄雖  
盛不足憂內治未修夷狄雖微有足憂聖王者五胡之紛擾與  
于爭立之事同而拓拔氏之東西匈奴之分南北亦無以異然

宣帝因呼韓之朝而益疆其國劉符姚之變晉迄不能以成寸  
功光武因南單于之歸拓地十里而天景內附適以兆蕭梁之業  
所遇略同而成敗以異者豈固有幸哉蓋光武之政修而晉梁之  
政失也集覽于爭立之按通鑑漢宣帝五年秋匈奴亂五單  
氏各居世居北方晉孝武大元十年符代王政號魏遂稱帝拓拔  
城傍設官制禮作樂定律令後為子紹所弑在位二十三年傳  
一十三主歷百四十九年而分為西魏東魏為北齊所滅匈奴分  
南也通鑑漢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南邊分即立日逐王比為  
內也于款塞內附於是分為南北匈奴宣帝因呼韓之朝而益疆  
其國通鑑漢宣帝甘露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和單于來朝居  
幕南塞下劉石符姚之變晉迄不能以成寸功按晉載記劉淵以  
懷帝永嘉二年稱帝國號漢石勒以成帝咸和五年稱帝國號後  
趙符健以穆帝永和八年稱帝國號前秦姚萇以孝武太元九  
年稱帝國號後秦即所謂劉石符姚之變也光武因南單于之歸  
拓地十里通鑑漢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南單于入貢二  
十五年南單于遣其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之  
賢王生獲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餘里南單于  
術賢王詣闕貢獻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

曾熒許氏曰天下事常是兩件相勝負從古至今如此大抵言陰  
阻剛柔相勝前人謂如兩人角力相抵彼勝則此負此勝則彼負  
但勝者不能止於其分必過其分然後止負者必極甚然後復  
不得其分所以相報復到今不已如中國與夷狄中國勝窮兵四  
遠臣伏戎夷夷狄勝必潰裂中原極其慘酷如此報復何時能已  
三代盛時分別中夏夷狄君子小人各安其分所以大治後世不  
及也且如周成康漢文景世所謂大治者然土宇廣狹可見彼四  
君者未嘗遠畧也治吾所當治者而已不取其勝夷狄也故亦  
不至為所敗

性理大全

十九卷終



